

# 海天風雨憶故人

張岫嵐

## ——懷念正鼎以書伉儷

### 五十年前留俄往事

民國十四年夏，我與皮以書，由中國國民黨北平執行部，派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。以前我倆並不相識，直至由北平到天津住在一起，才知道我們是同去的，因為女同志只數人，所以很快的就相處甚得了。

由天津上船往上海，我倆的舖位在一屋，但因兩個人都暈船，簡直連一句話都不能說，痛苦不堪，好容易盼望到了上海，才活動起來。在上海等各處同學到來，再上船往海參崴，趁這個當兒，我倆一同上街遊玩購物，形影不離，倒也快樂。

等各處男女同學到齊，又要上船航行，所乘的船，是貨船，大家睡的是統艙，男同學佔一方，女同學佔一方，都在一個大房間，空氣太壞，加以大家都暈船，吐的一塌糊塗，真是臭氣難聞。我與以書，更不用說，不吃不喝，幾乎把膽汁都吐完了，那時真後悔，不該去那個鬼地方。我倆說：「如果不是去留學，而是被放逐的話，真想跳海，了此一生」。但是想起在北平，見丁惟汾先生時所說的話：「我不怕吃苦」，立刻鼓起勇氣，強行忍耐，再苦痛，也要達到彼岸。到了海參崴，不暈船的人，到處活動，我與以書，只有倒

在床上，恢復體力與精神，等休息好，我們也出去逛街，看見許多中國人開的店子，我們進去吃東西，與他們談話，覺得格外親切。

從海參崴坐火車往莫斯科，雖然睡的是硬舖但比在船上好多了。車上有俄國人照顧，我們開始向他們學俄文。到了莫斯科，天氣已是十一月初，車站門前，雪已結冰，我們不知足下有冰，一出門許多人滑倒在地，惹的大家都笑了，因為我們初到沒有套鞋，俄國人冷天上街，都要穿套鞋。

到了學校，女同學安置在一個大房間，我與以書的床舖，又為比鄰，中間只隔了一個小茶几。分班上課，雖不在一班，但晚上還可以在一齊談心說笑，倒很快樂。時日漸久，我倆察覺同屋的人，夜間很晚才就寢，後來才知道，他們共產黨的女同學，出去開秘密會去了，他們討論如何拉攏我們國民黨的同志，加入他們的組織，因此我們也提高警覺，以謀應付之法。

### 吐露心聲作合姻緣

第二年，民國十五年春天，谷正鼎同學，和他哥哥谷正綱先生以及其他另外幾位同學，由德國到莫斯科中山大學。他們是積極反共的，因此俄共中共，對他們十分注意，而國民黨同志，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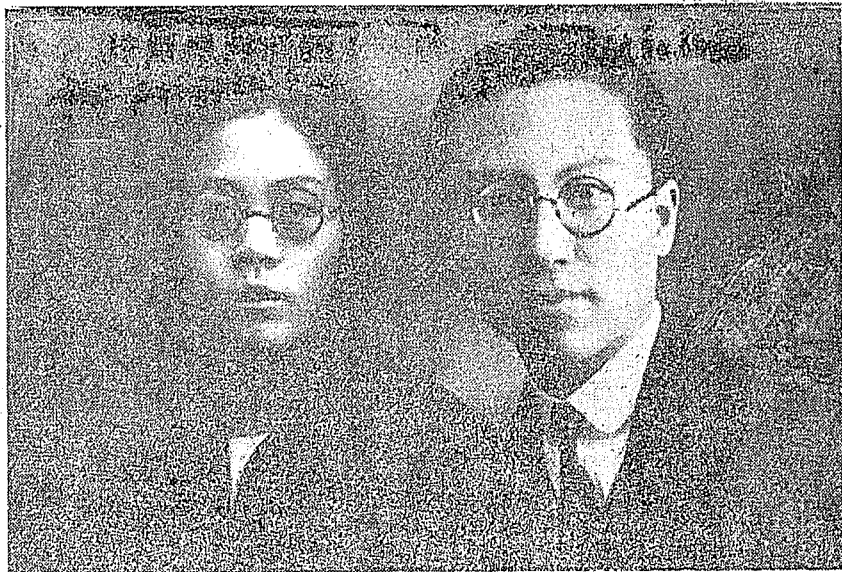
對他們十分親近。有一天皮以書對我表示：他對谷正鼎，非常愛慕。我說：「你既然喜歡他，為什麼不向他表示呢？」她說：「女的向男性表示好感，太不好意思，而且他家庭狀況如何，是否結婚，一概不知，那能冒昧從事？」我說：「這好辦，我給你留心打聽」。過了些日子，我已打聽清楚，惟一重要的問題，就是谷正鼎並未結婚。我把消息告訴皮以書，她十分高興，因此我們常常設法與谷正鼎在一個桌子上吃飯，以求互相了解；有時星期天，我們相偕去很遠的地方，吃中國菜，無非是設法聯絡感情。

再過些日子，皮以書對我說：「我還是不好意思向正鼎表示我的心意，你可問他對我的印象如何」。我說：「啊！你要我做你們的紅娘，但是成功了，可不能忘了我這個媒人」。等我問谷正鼎時，他笑而不答，我知道他也願意，隨即約定時間和地點，讓他倆單獨見面，自從單獨會面後，常常看見他們在一起，我知道我這個紅娘的工作成功了，果然不久，他倆請了些接近的同學，到中國館吃飯，宣告他們結婚了。

### 俄共陰謀幾經艱險

在俄國中山大學，差不多待了兩年，到十六年夏，得悉國內共產黨，明目張膽的對付國民黨，

因此本黨大舉清共，把那些跨黨份子，一概清除出去，既然國共敵對，那我們在俄國，也待不下去了。因此俄共決定把我們送回中國，而我們也歸心似箭，等待回國。俄國人把我們分批用火車，送到海參崴，等候船隻。可是國民黨的同志，差不多都到了，就是不見谷正鼎、皮以書的影子。



谷正鼎皮以書夫婦在莫斯科婚後儷影。

子，我們就心怕他們被扣，不使與我們同行，十分焦急。好容易等到第二批船快開的時候，他們到了，我們大家才放心。尤其是我，當初去俄國的時候，與皮以書一路同行，假如回國不能一道走，其心情是如何的沉重。我問他倆：「你們為何如此遲到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以為被扣，不准回國，只有聽天由命，等待發落，忽然有一天俄國人告訴說，趕快起程赴海參崴，我們半信半疑，以為不知發落到何處去，等到來此，與你們會合，心裏的一塊石頭，才落下來」。後來回國，與先返國的同學談起，始知他倆的回國，曾費了一番周折，因為先返國的同學，得悉正鼎、以書處境危險，立刻報告中央，中央向俄共交涉，如谷、皮被阻，不使返國，則在中國之俄國顧問，也不能即時返俄。俄共出於無奈，只好讓他們趕赴海參崴，與我們同船到上海。

等到要上船時，知道分兩批送回，我本是在第一批先走，那時候的心情，恨不得先離開那個可怕的地方，精神壓力才放鬆。可是我的同鄉同學侯君，對我說：「第一批女同學，只有你一人，在船上不大方便，可否咱們倆人掉換一下，你走第二批？」我想也好，就答應他的要求，因為我可與皮以書等同船，也比較方便。

那知第一批船到上海時，正是我們清黨最嚴厲的時候，全船人，都被上海警備司令部扣押，手鍊足鐐，兩人連在一齊，送入牢房。經大家說明原委，報告中央黨部，中央電令釋放，始得自由。據查詢所得，知俄共曾發電訊說：有大批共產黨，由海參崴抵上海，警部得此消息，才把他們扣押的，共黨

用此反間計，欲借刀殺人，真是陰毒萬分。等到我們第二批到滬時，平安上岸，我們的同學，和上海市黨部同志，都到碼頭歡迎我們。我看到侯同學說：「你搶第一批走，就是搶的替我坐監牢」。他說：「別說啦！你不該坐牢，我前天折了個卦說，我最近有過牢獄之災，你看靈不靈？」大家說：「這也是命中註定的麼！」

### 金陵小住一夕數驚

在上海不久，中央使我們去南京。那時正是時局混亂，中央顧不了好好安頓我們，先使住在中央大學的空房內，沒有床，鋪點草，睡在水泥地上，雖然天氣炎熱，但潮溼異常。谷正鼎和皮以書，有親人接走，其他同學，有親友者，也陸續搬走。我幸而有女師大同學唐大姐，把我接在她家，至今思之，感激莫名。可是好景不常，不久孫傳芳攻打南京，城門緊閉，人心惶惶。據傳言，孫傳芳萬一打進南京，要殺剪髮的女人。天哪！我的頭髮剪的短短的，一時如何能長的長呢？假髻不能梳，假髮沒有的戴，只好聽天由命。不久我和幾個同學，搬到成賢街友人家住，以減少唐大姐的麻煩，那知禍不單行，南京城內瘟疫流行，虎利拉吃人，友人有死於此症者，更使人膽戰心驚，好友亦不敢出去拜訪，連谷正鼎皮以書，也不能相見，只好悶在住處，靜觀變化。幸而孫傳芳被我革命軍打垮，風險渡過，我們才得自由活動，尋找工作。

我為在江西工作的留俄同學，邀去南昌市黨部工作。在南昌幹了幾個月，中央下令，全國黨務停止活動，另行改組，這是十七年春天的事！

我正好趁機回山西省親，從此與皮以書他們，音問中斷。直至十九年春，我去北平有事，才與皮以書把晤，看見他們的生活很艱苦，心中甚感難受，後來我回山西不久，因共產黨與日本軍閥搗

亂，華北各省市黨部，被迫遷往天津辦公，以後至北平，最後我們遷到開封，真是一言難盡。在開封時的實在有點心煩，乃決定去南京訪友，那知到了前一天，「八二三」砲戰爆發，連皮



皮以書女士（左）陪侍 蔣總統夫人赴陸軍總醫院慰問國軍傷患官兵，右為錢用和委員。

以書他們住的地方，還沒有找到，行李還未取出，而匆匆又返回開封，在開封不久，又輾轉到了四川。這時候對日抗戰已開始，聽說谷正鼎和皮以書，到了西安。直至卅年，中央召集各地婦女幹部，開工作檢討會，皮以書到重慶參加，我們才會面，傾訴別後離情，不勝感嘆之至。

### 常相聚首

### 幾度播遷

卅四年，抗戰勝利；卅五年，大家陸續回南京，參加制憲國民大會，我與谷正鼎皮以書常常會晤。卅六年，我們各自回本省，競選立監委員均

獲成功。卅七年，立、監兩院成立，我們都定居南京，住處相距不遠，經常往來，倒也快樂。誰想禍端又起，卅七年年底，中共匪幫，趁我們戰後國力疲憊之餘，挾其武力，節節進逼，我政府不得不下令疏散。我們於卅八年春，隨政府遷往廣州，在廣州數月，又下令西遷四川，最後又來到台灣。在台灣心情沈重，不知國運變化到甚麼程度，大家憂心如焚。

幸而卅九年春，總統 蔣公，復行視事，人心大為安定。蔣夫人隨即領導婦女界，成立「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」，我與皮以書經常在一起工作；全國軍民與婦女界，在 總統與夫人領導下，堅苦奮鬥，朝向反攻復國前途邁進。廿餘年來，已經把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，人民生活改善，經濟繁榮，十大建設計劃，正在進行，使我國成為亞洲安定繁榮之民主國家，反共堡壘，豈是那些認識不清、隨波逐流之國家，所能望塵耶？

留俄同學，在蘇聯中山大學，認識了共產黨的眞面目，所以我們的反共意志，特別堅強。現在居留台灣的，尚有數十人，每逢聚首，暢談當年往事，於今已五十年矣。在此五十年中，我們的國家，遭受軍閥和帝國主義者，尤其萬惡的共產黨，割據侵略與滲透顛覆，使我們經常生活在戰亂中。所謂友邦，落井下石，發表所謂白皮書，全國人民，莫不憤慨髮指。所幸我們領導有人，全體人民，知道發奮圖強，至今成爲世界上頂天立地之國家，皆因我們澈底了解共產主義者之反人性、反人道，爲殘害人類之大魔鬼。谷正鼎和



。影合北台在等（二左）鼎正谷（三左）書以皮與（二右）者作文本月二年四十五國民

皮以書在此大時代中，都曾盡了最大的努力，與那些惡魔、作殊死戰。可嘆他倆在六個月又十天的時間，竟相繼與世長辭，不能親視惡魔倒斃，抱憾終身。

###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

六年前，皮以書病症初現時，我常到他家坐談，發覺他咳嗽不止，問他何病，他說：「醫生說是傷風」。連續數月，咳嗽仍未停止，我說：「以書，你的病依我看，絕不是傷風，你要趕快去醫院檢查」。等到檢查出來，據說右肺有不良症狀，乃住院施手術，切除右肺一部分。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年，去美檢查，醫生知道是肺癌，未告訴他嚴重性。六十二年，再去美治療，醫生知病難醫好，只告他回國靜養，但告他的友人，說他的生命不會長久，友人當不能告他實情，只勸他多多休養。我們朋友知道了，只是心中替他擔憂，力勸他放下工作，澈底休息，可是他責任心太重，仍然到處勞軍，不肯停止。有一天，我去醫院看他，勸他辭掉職務，靜心養病。他含着眼淚說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。我才知道，他已知道他自已病入膏肓不會好了。果然沒有幾天，他竟撒手而去了。我與以書，有五十年的交情，我對他的死，心中萬分悲慟，幾次的痛哭，也發洩不了我感情上的傷痛，治喪會開會前，谷正鼎電話，要我在治喪會上，報告以書的生平，我一時心緒不寧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只好將我能記憶的事寫出幾項，以盡老友之情。我知道皮以書一生，革命性強，與要強心切，遇上不平與不順的事，容易發作，可是因為他忍耐力

強，遇事能強忍下去。皮以書能忍耐的事，我很清楚，正因為他能忍耐，所以胸中不平與憂傷之氣，不能發洩出來，痼疾由此而生。他所以患病症，未嘗不是因為他過於忍耐，而種下此症，嗚乎傷哉！

至於谷正鼎，十餘年前，就患胃病，也動過手術，當時情形非常危險，幸而托天保佑，逐漸康復。只因以書有病，他陪同去美醫治，在美除陪護病人外，還與許多留學生往來，趁機向他們講述國家大事，灌輸反共意識，因此積勞病犯，以至便血，匆匆返國醫治。惟因以書日益病重，他在醫院看護，飲食起居不正常，加以憂勞傷人。體力精神日漸衰退，皮以書去後，孤苦零丁，更為淒涼，家人親友，勸他住院，住不了幾天又回家。如是者往返數次，在院羣醫束手，改服中藥，雖略有起色，但不久亦無效力，最後骨瘦如柴，與未病時判若兩人。當公祭皮以書時，他強打精神，為文哭弔，其文詞哀痛，令人淚下。那知半年有餘，他竟於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，隨以書而去，實令人不忍回憶。

### 舊遊如夢悵望雲天

當我每次出門，路過谷正鼎皮以書以前住的房子，我總是注視良久。因為我住在民生東路，是皮以書介紹我去的，我們住的很近，經常往來，後來他們搬到陽明山，我就不能常去他家了。我們經常談起：「等我們反攻大陸回家時，我們再同船或同機同行，那有多麼快樂！」而今他倆，已先我而去，長眠在成子寮高山上，有一天我能回大陸時，已不能與他兩人同行，真是多麼的傷心！多麼的難過！